

迎春花的思念

汉诗新韵

大禾（九章）

陈惠芳

1

雪峰山余脉西来，衡山余脉南来。来到宁乡，来到安宁之乡。

来！朝向三千年前的殷商王朝，朝向三千年前的大禾方国。

来！三千年很快，像高铁。三千年很慢，像牛车。

来！请用你的余脉，拨动一下大禾。

来！请用你的余光，打量一下大禾。

2

莽莽江山，被无与伦比的造山运动，抬举、下陷，分割、整合，落户亿万年。

这些起起伏伏的山峰与丘陵，这些曲曲折折的河流与溪沟，怎样为大禾布局谋篇？

土著与贵族，以怎样的姿态拥抱？

泥胚与青铜，以怎样的光芒交融？

3

雪峰山，一道巨大的弧线，起于巫水，止于洑水。

400公里的大型交响乐，纵横交错。苏宝顶唱了高腔。

南岳衡山七十二峰，回雁为首，岳麓为足。

80公里的彩排，由南往北，连绵不绝。祝融峰举了火炬。

大禾聆听，大禾观摩，自个儿成了绝唱。

4

南下的殷商子民，风尘仆仆，跋山涉水。浩浩荡荡，零零星星。

庞大的行囊之中，四方羊尊咩咩不停叫唤，人面纹方鼎发出悠长的口哨。

爬山，命名山。汾山！

涉水，命名水。洑水！

为什么炭河里叫炭河里？炭河里是不是最小的一个单元？道、路、街、巷、里，城市的脉络从大到小，从小到大。

为什么青羊湖叫青羊湖？是不是青羊公主统治大禾，将青羊湖当成梳妆台，启迪千年之后的辛追夫人？

5

天。地。人。

上天入地，是人。

宁乡这个地方，洑、乌、楚、靳教授了很多年。洑水、靳江是一级教授，楚江、乌江是二级教授。

几十年，我穿越黄材盆地和老粮仓盆地。

不知道就在青铜器的上面进进出出，更不知道我的祖先是禾的子民。

1963年黄材河发大水，冲出青铜提梁酋的时候，我正好出生在流沙河的脚步里，一文不值，相当于停留在象纹大铜铉上的那道目光。

6

大禾人聪明。

初来乍到，看见粮仓，看见大片大片的稻田，看见摇曳的稻穗，取名“大禾”。

垦荒者，点起了火，被称为野火。

歌吟者，唱起了歌，被称为夜歌。

炭河里，肯定有人烧炭。那些运出山野的古木，那些深埋地下的古木，合称黄材。

大禾筑城，筑起了领唱一方的舞台。

7

一个人真的是尘埃。那么大的城池都会成为废墟。

一言九鼎。这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皇帝也有哑口无言的时候。

方鼎与砂罐，贵族与布衣，遍布人间。

一川大禾，也被割了。这就是时间的刀刃。

8

雪峰山与衡山握手，还是山。

洑水与湘江握手，还是水。

左手与右手握手，还是手。

大禾，一个方国，一个部落，一个群居的地方。那些人民都有后裔，那些传说都有尾声。那些种植了的粮食，喂养了三千年的风雨。

9

大禾！如同大汉、大唐、大宋、大明。

人面纹方鼎，靠铭文铭记自己，铭记自己的风度与辉煌。

城头插着“大禾”的旗，旗之下是禾苗，是黄土，是耕种的子民，是晨曦与夕照。

上下五千年，历史踏着废墟而来。炭河里是殷墟的南下小分队，凭借青铜器，凭借无与伦比的大器与大气，打动了三千年以后的光阴。

宁乡有幸，黄材有才。

乐开了花，默默地感谢着父亲。

父亲是个严谨细致的人，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影响着我。父亲年轻时是公社供销社的会计，每当为各柜台盘存时，平日温和的他也显得特别严肃。有一次去喊他回家吃饭，我走近他大声叫：“爸爸，妈喊你转去（回家的意思）呷饭。”只见他一手翻着账本，一手哗啦啦地拨打着算盘，仿佛没听见我的喊声似的。我知道，他总是习惯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完。无聊的我就在供销社的柜台边转来转去，柜台上的货物我溜了一遍又一遍，有些东西的价格我都能背下来了。父亲看我等得不耐烦的样子，就招招手把我叫过去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对待工作不能有一丝的马虎，盘存核账工作必须认真仔细，只要有一分钱对不上，这账就得全部重新再来一遍。”由于父亲工作突出，他被提拔为供销社的主任，所负责的供销社被评为全州供销社系统的红旗标兵单位。再后来，他调进了县城，成为全县商业系统有名的财务“专家”。我在心里一直为父亲感到自豪，也一直以他为榜样。

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是典型的旧式婚姻，自小就定了亲。但几十年来，两人相濡以沫，互敬互爱。母亲性格刚毅，说一不二，是家里“一把手”，父亲甘当绿叶，温润体贴。1992年父亲年满60岁，光荣退休。退休后他全心全意地担当起全家人的“后勤部长”。他经常对我们讲：“你妈做事太拼命了，为了这个家，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我退休了，该我上场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接受任务的小年轻，完全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年满花甲的老人。从家里仿佛又多了一个“拼命三郎”，他几乎将全部家务活都包了下来，让母亲安心休息。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，母亲退休后清闲了几年，和老友聊聊天，打打牌，还参加

汤圆2020

危房里的贫困户

申瑞瑾

我不知怎么形容向长青的家，与其说是房子，不如说是棚子。若非他的邻居告知，我甚至以为是谁家废弃的杂屋或猪圈。村里多为两三楼的砖房，差的也是旧平房。就他家显得格外寒碜。年久失修的平房靠着水泥砖糊弄成一座所谓的小院，中间的外墙露出一块破旧的红砖。门口靠几根旧木梁撑着，胡乱搭着些雨棚，房顶也是青瓦、红瓦和塑料瓦混搭，墙边胡乱码着些干树枝柴火。

邻居帮我从远处的地里找回了向长青。他蓄着花白的山羊胡，平头，矮个，模样端正，翘鼻子，抬头纹很深，猛一看像个特型演员。他招呼我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下，我跟他边核资料边交谈，得知他61岁，本是外乡入赘的上门女婿，前妻二十几岁因病去世，后好不容易在外县娶到现在的老婆，弱智，不会说话。第一任岳父岳母都是他送的终。

他的哑妻更矮，左眼有点瞟，在一旁冲我傻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邻居插话，别看她又哑又傻，帮他生了个好儿子！说到儿子，向长青的神情活泼了，说儿子17岁了，可爱不爱念书，初中一毕业就去浙江打工了，但目前只能打黑工。他脚蹬一双烂胶鞋，穿一件破旧的黑工作服，右上方还挂着胸牌，露出“深圳”两个字，衣服敞着，里面没穿背心。我有些心酸，委婉地问，下次我带点旧衣服来，你嫌弃不？他忙说，哪会嫌弃，村里人也时不时给我旧衣服呢。

当地村民一般家家户户门口打有摇井，他家没有。其实他打过一口井，出来的水是浑的，喝不得，只好在邻居家挑水吃。等他时我围着他的屋子转了一圈，从一处空隙望进去，确实看到方寸小院里的一口废井，井边有两棵树。

次日，入户登记产业奖补情况。他是低保兜底户，不用登记。我专程去了他家，带了几大包旧衣物。

进了他的屋，进门两张横竖挨着摆的木板床，不知睡了几十年的。右侧的床该是他儿子在家住

了老年门球队，到全州各地参赛。我知道，这背后蕴藏着父亲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感激。

父亲是一位好儿子好女婿。记得当时家里只要有好吃的，父亲总是首先会想到我的奶奶和外婆（爷爷和外公早逝）。为了照顾两位老人的口味，他每次都特意将肉炖烂一点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能让老人饱吃一顿就是做子女的最大孝心啊！因为母亲是独生女，父亲待外婆尤其尽心。外婆患有眼疾，晚年几近失明，每次吃饭，父亲总会把饭菜装好递到外婆手上，并告诉外婆左边是什么菜右边是什么菜。饭后，还不忘记给外婆泡一杯热茶，摆放在手边固定的位置。外婆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，逢人就说：“都讲‘一个女婿半个儿’，我屋里的女婿比别人家的儿子还好啊。”

父亲还是一位好祖父。1995年，为了接送年幼的孙子上学，他一个人独自来到长沙，既要克服语言障碍，又要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，但他没有一点怨言，还很幽默地说：“我很高兴接受新的工作任务。”那时家里装了电话，但话费很贵。我们担心父亲寂寞，通话时想陪他多讲几句，可节俭的父亲总是言简意赅：“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，你们注意身体，搞好工作。”

1998年夏，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，父亲猝逝于湘雅医院，终年66岁。得知噩耗，我如五雷轰顶，不愿相信可亲可敬的父亲就这样骤然离开了我。他还没享过一天福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让我情何以堪？

20年了，阴阳相隔，可我感觉父亲从未离去，他的叮咛和教诲犹在耳边……

迎春花十分常见，它不择风土，不畏严寒，适应性极强。不仅具有观赏性，还有着医用价值，花与叶均可入药。这多么像父亲的写照，平凡而朴实，一生都在奉献。

的，床上胡乱堆着些衣物。我问，衣服怎么不放柜子？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：家里没柜子，就这一间睡房，还有间杂屋。我在里屋呆不住，到侧门口，拿出些衣服要他妻子试，她一脸的快活。邻居逗她，拿着大拇指夸她，你穿上漂亮多了！她喜滋滋地摸摸衣裳，又望望我，对着向长青伸出小指，又对我伸大拇指。邻居笑，她在怨她不给她买新衣裳。

告辞时，他执意留我吃午餐，说家里养有鸭子，杀只给我们吃。哪敢麻烦他，我们赶紧道谢走人。

又去，已到深秋。他哑妻在家。邻居喊她：上次给你送衣服的公安来了！她闻讯奔出来，跑近我，亲热地拉着我啾啾呀呀。邻居说，她认得你哎，早两年她都不认得人！向长青又是从地里被找回来的，他还帮外出打工的邻居做着几亩地，可以多挣些粮食。我说，这次是帮他来注册社会扶贫APP的。他有些手足无措，说，村里以前发过一个手机，从没用过。我要他找出来充上电，我给充点话费。他跑回屋里，在床边的矮柜抽屉里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个手机号码。我拨过去，打不通。问，确定号码没错？他说，是这个号码呀！我想，一直没缴费，估计手机号过期了。只好将情况反映给单位的驻村扶贫队长，队长说，年前单位会给贫困户每人赠一个手机，预存两百元话费，到时就能帮他注册了。

再入户，他家屋前的芭蕉树叶已泛黄，几只鸡在树下觅食。这回，他和妻在家。他站在芭蕉树下怯怯地问，听说对贫困户有危房改造的扶持？我说，有的。你儿子将来要成家，是得建个新房。向长青开心地笑了。

近日参加某县的文化扶贫。在山寨公路边，数栋一模一样的三层楼拔地而起。村支书说是给易地搬迁的贫困户住，有四十多套。我问，住进去要收钱吗？她说，人均25平方米，每人收1000元。有三居室，也有一居室、二居室的。

那会儿，我想起向长青的家。2018年是推进扶贫攻坚的农村危房“清零”年，听说，他家也快住上新房了。

漫过岁月的岸

挡海枯石烂的千古誓言。其实，面对每一轮鲜花绽放的季节，收获抑或放弃都会是生命的插曲。

不需要太多的理由，因为我们早已注定，会用一种对峙来仰望天空，不是每一次的相逢都会并肩而行，也不是每一次等待都是一种无言的结局。

所谓的黑夜，只是一种过程，所谓的鸟语花香，只是一种过眼烟云。唯有放慢自己的脚步，才能真正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梦想。

所谓的飞翔，也只是一种过程，所谓万紫千红，也只是昙花一现。唯有共享心灵的旷野，才是我们苦苦思念的青春节拍。

置身于月光的港湾，是谁的船舶停靠疼痛的码头？让往昔的潮汛和着灯光的节奏，将往事一点点地点燃，而后又一点点地漫过岁月的岸。

丁梅华



当最后那轮夕阳被夏日拉近地平线时，北方的天空一下子变得凉爽起来，使得白昼与黑夜有了明显的分界线。

选择这一刻的宁静，走进生命独立的静默，我聆听到远处树林中传来的鸟声，仿佛还在纵情地歌唱。

是想把这浓浓的乡土气息，编制进远山旖旎的风景，还是想把这星光下的祈祷，描绘成泰戈尔的诗句，轻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。

朝夕相伴的胡杨，依旧在相相中坚守着相濡以沫的爱情，始终无法挥去的是那心旷神怡的表情，总在一次次等待中放飞心灵的渴望，总在一次次的追寻中变得坚忍不拔。

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诠释这命运的流驶，也没有什么可以阻

杨梅

我近来迷上了养花，一早起来最先做的就是给花浇水。阳台上一个景泰蓝大花盆里，迎春花长势颇好，枝繁叶茂，摇曳生姿。那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
这株迎春花本生长在父亲坟头，今年清明节扫墓时，我剪了两枝回家插养。它的生命力可真强，只浇浇水就成活了，抽枝发叶，生机勃勃。进入伏天以后，也许是根还扎得不太稳，又也许是大热了，迎春花新发的叶子一度有点萎缩。不过几天后，它又精神抖擞了。我一手拿着酒壶，一手抚摸着它的枝条，轻轻地打了一个圈。到今年8月，父亲就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。望着坚韧的迎春花，父亲清瘦的面容不禁浮现眼前……

我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县，家中兄妹7人，年龄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。因家境贫寒，父亲读书不多，但他天资聪颖而勤奋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还自学了会计和二胡，早年当过音乐教员，后来一直从事财务工作。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，不管日子过得怎样艰难，他和母亲都执意供子女读书，让我们兄妹7人全都接受了高等教育。这在当时当地，可谓是一个奇迹了。

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，我有一次在做作业，父亲看见我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就坐下来耐心地告诉我：“写字一定要认真，字是‘打门锤’，是一个人的门面。”说完，他坐在桌边一横一竖地示范起来。由于没有挨骂，也觉得父亲讲得有道理，从那以后，我每次写字都认认真真的，渐渐地我爱上了书法。高二时，有一次老师将我的政治试卷张贴在教室门外，点评的时候，专门表扬了我不仅题目答得好，字也写得很好，卷面令人赏心悦目。当时我心里

素音如璞

王家富

万物有声。

万物间大声吞小声，小声音微声，有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声音之间也存在着看不见的竞争。

大人们时常为针尖大的事争执不休。虽然父亲常教导我们说，有理不在声高，但是，大人们一争吵，往往就是比嗓门大。那时我以为声音越大，在气势上就能压倒对手，就越能占上风。如今我才想明白，其实，他们是试图用自己的声音吞掉对方的声音。

在闹市区邻火车站而居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城市的白天太热闹，穿梭不停的列车声，往往被闹市的喧嚣吞没，每当万物沉寂时，火车的声音方才闪亮登场，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火车的吼声竟然能传这么远。

古有诗句“鸟鸣山更幽”来形容宁静，今有比喻“连针掉下来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”来形容安静。由此可见，古往今来，声音间的争斗早已为人熟知。

声音，是认识万物的秘密通道。

我每天都要经过的街道有一烂尾楼盘被围墙隔开。一天，我发现高出围墙的烂尾楼被崭新的防尘纱布掩盖，看着似乎顺眼多了，就像看到常年邋遢的非正常人终于穿上了新衣。但，好景不长，不多时，纱布已被风儿钻出一个个洞，然后将它们揉成一缕一缕的布绳网住大楼，远远望去，真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。

风，什么时候动了要吞噬纱布的念头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但，风化无痕，风过有声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当我做不出一道数学题时，就会找草稿纸出气，将它揉成纸团，伸展再反复几次，纸就被我揉薄了，最薄处将最先揉出一个洞来，洞越撕越大，终将变成废纸。揉纸的声音，我们都不陌生。我想，风化之声亦然。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被风化着。风化之物，成为久久为功的自然奇观。如宝岛台湾的女王美人头，如贵州梵净山的蘑菇石等。

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其实，润物岂无声？就像花开有声一样，只不过其声甚微，不留心者则无声，花开的美妙之声，应该像撑开雨伞的声音。开放，总是美妙的，毕竟开放意味着新生，新生则意味着万物生长的意义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万物生长的声音是最伟大的，君不见路边的树儿一天天长高？拔节则有声，拔节之声伟大，在于它有冲动之美。君不见树叶一天天掉光？叶落也有声，叶落之声甚微，但落叶之声也是伟大的，伟大在于它禅让之美。

其实风是一把双刃剑，能化人，亦能伤人，就像温水煮蛙。平时风儿也许有事没事，总喜欢飘来荡去，但它今天咬一口，明天咬一口，久而久之就悄然咬去一层皮，所以古人有警句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。当风发现时机成熟，就会像带走一片落叶那样将大树般挺立的你连根拔出。风折断大树的教训，不是孤例。

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人从正常向腐化堕落的蜕变，有类似之处。诚所谓有声世界，无时无不在着无声较量。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每天都在人的内心深处进行着。当年，不经意冒出的那个念想，被歪风一天天孵大，大到长成压倒性胜利的“肿瘤”时，歪风占了上风，让人变质。如果发现苗头及时根除，发现一根除掉一根，或许，这场较量，最终会让正义永远占领高地。

旗帜在高地迎风飘扬的声音，应该是人世间最雅致的素音。